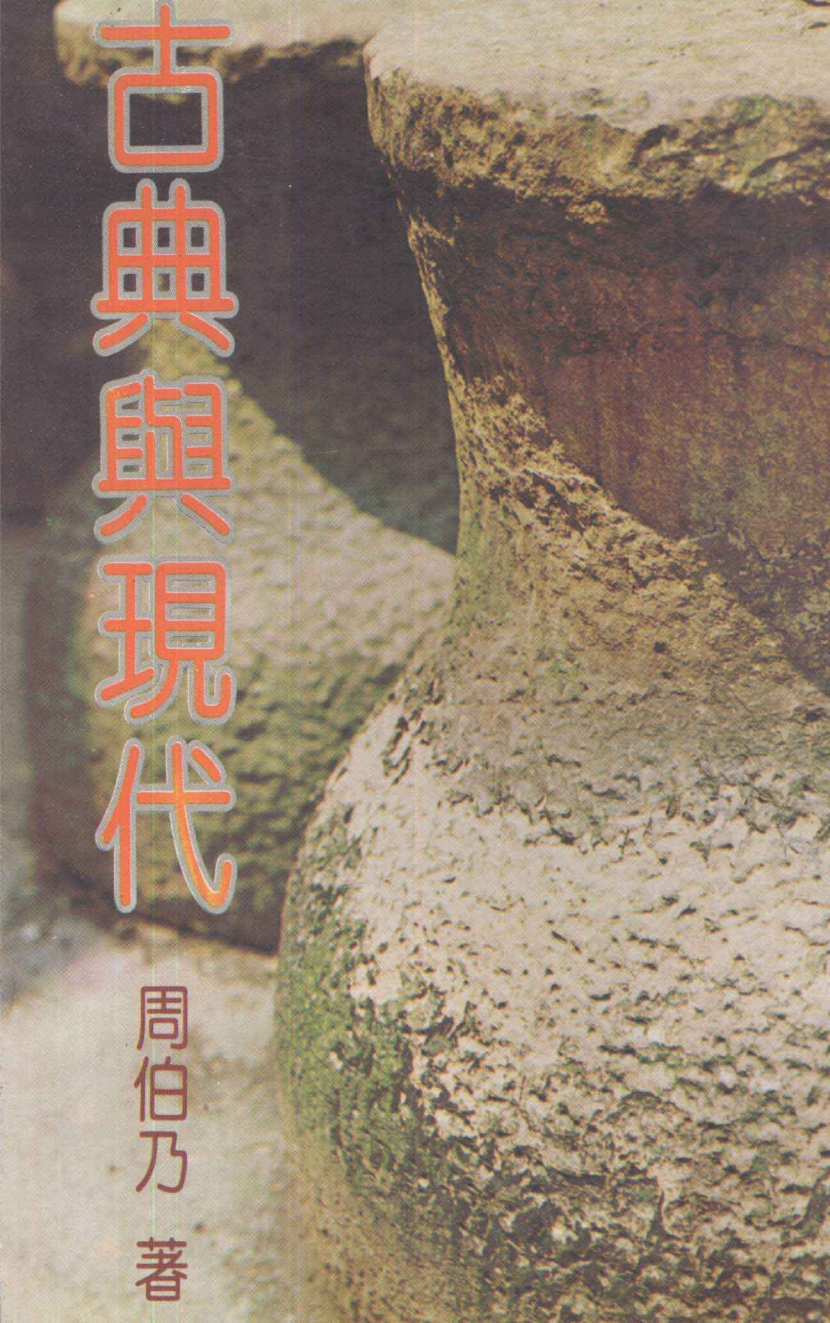




古典與現代

周伯乃 著

古典與現代

周伯乃 著

古典與現代

遠景叢刊 145

著者	周伯乃
發行者	鄧維楨
出版者	遠景出版社
	台北郵局 36-575 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社
	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2 號
	電話：711-7871
門市部	中國書城
	台北市成都路一號
印刷所	優文印刷廠
	台北市興寧街 24-9 號
裝訂所	日興裝訂公司
定價	新台幣 60 元・港幣 10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68 年 11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序

朱 炎

一看這個文集的名字，就知道它的涵蓋面相當廣濶。事實上，集中的二十三篇評論，都是討論人性、人生、文學與人性和人生的關係，文學的功用以及中國文學的一些原型意識，涉觸的問題層面，既大且深，而又饒有趣味。我想作者之所以將這個文集名之爲「古典與現代」，不僅因爲內中收有十二篇關於我國古典文學的文章，和在如「精神分析與文學批評」、「文學不僅反映人生」等篇中論及不少現代中外文壇上的基本概念，抑且是因爲幾乎在每篇短論中，作者都下了一番「以古鑑今」而使古典與現代銜爲一體的工夫。

我一直確信：萬物本一體，老、壯、幼的生命一體，古今人性與精神，連綿不斷。所以，我特別欣賞作者爲現代文學所做的一些「探本追源」的努力。「古典文學的情愛觀」、「古典文學的俠義精神」等篇，不但爲古典中國文學的愛好者，提供了一個研究的方向（其實，這十幾篇短文中的每一篇，都可擴延成一篇數萬或數十萬言的學術論文），而且顯示了我國文學在塑造國人性格和培養民族精神方面，功不可沒。由「『陌上桑』的文化背景」、「『董嬌嬈』的象徵意義」和「從『上山采蘼蕪』看我國女人的寬容性」諸篇，更可看出，我國文學裏值得研究的材料，

是多麼繁富；中國文學的寶藏，是我們挖掘不盡的。

就一個出身行伍，沒有受過任何正式學院訓練而又終日爲生活忙碌的文藝工作者來說，作者周伯乃的成就和對文藝的執着，實在令人驚訝。他廣讀有關的中外書籍，尤其着意於各家的文學批評理論，他在五光十色的文學世界裏，不但沒有迷失自我，而且能够力排衆議，指出文藝名品的真義。譬如，他曾在其「影響人生的書」中，透視存在主義作品的浮面，尋取其少爲人知的精髓；當很多人高唱消遣文學時，他則力「論文學的嚴肅性」；當目前不少文評家頻言文學只是在消極地反映人生時，他則更提出文學尤應發掘人性的積極論調（見於本書「文學不僅反映人生」和「談散文的社會功能」等篇）。

雖然我對本書的某些地方仍有意見（譬如有的引文未加註腳），但我甚爲樂見這麼一本具有啓發性和趣味性的文集，早日出現在讀者大眾的面前。

民國六十八年九月七日

目錄

序	朱 炎
人性的尊嚴與責任	一
知識分子與社會責任	九
文藝與社會風氣	二三
精神分析學與文學批評	三三
文學中的人性基礎	四三
文學不僅反映人生	五九
論文學的嚴肅性	七三
民族文學與地方色彩	八三
文學與歷史	九三
文學中的情感與性靈	一〇三

古典文學的情愛觀	一二三
古典文學的俠義精神	一二五
古典文學的忠誠意識	一二五
古典文學的浩然正氣	一四五
古典文學的貞節觀	一五五
古典文學的信守觀	一六五
古典文學的堅忍精神	一七三
「陌上桑」的文化背景	一八一
「董嬌嬈」的象徵意義	一八一
從「上山采蘼蕪」看我國女人的寬容性	一八七
淺析兩首「飲馬長城窟行」	二〇三
談散文的社會功能	二二七
我國古代巫術的社會功能	二二七
神話與傳統文化	二三九

人性的尊嚴與責任

人所以能凌駕萬物之上，成為萬物之靈，最主要是因為它具有異於萬物的人性。而人性是建立在個人的完美的人格上，而人格是隱含在個人的至美的靈魂裏。也許在這物質文明所壟斷的現實世界裏，有人會懷疑是否真有靈魂那樣的東西存在。因為它不具有任何實體的存有，我們聽不見他的聲音，我們也撫觸不到它的實體。羅拔·E·白蘭寧 (Robert Edward Brennan) 說：「它是一種精神體，無法用任何天平或尺寸來衡量。沒有體積或大小，故無法以斤兩來表示；不佔據任何空間，故不能以尺寸描繪。但它仍如天空和陸地，和落日的彩霞與碧綠的草原一樣的真實。」

靈魂是存在的，它存在於個人的心靈裏，存在於個人的完美的人格上。所以，它的存在是存在於個人的感應上，是存在於個人的想像中。我們想像它的存在，它就真實地存在於我們的心靈裏。也許有人會問如果我們想像它不存在，是否它就不存在呢？假如根據人格完整觀來說，人的存在是存在於靈魂與肉體的共同結構中。倘若靈魂不存在，人的軀體就失去了意義，人失去了意義，生命就成為空無。在英文裏有一個字 Spirit，它既含有人的精神意義，亦有靈魂的意

義，而人類的內在精神，就是靈魂的具象表現。

也許有人要追問何謂人類的內在精神？而它的起源和目的又是什麼？這和大多數人要追問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以及生命的源頭是一樣的。如果大家想從數學的方程式中，或者幾何定理，或者如小學生所學到的一加一等於二的必然性的結果中求得認知，那是要徹徹底底失望了。然而，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也並不是完全不可探索的，如果我們能針對一些現實的問題提出一些合理的推斷，或者從一些現象的人生中去印證一些真實的存在意義，也許我們就可以對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提出肯定的答案。只要我們能肯定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我們也就同時肯定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現代精神分析學家認為人類的內在精神動態，就是人類的潛意識和意識的行為。而人類的意識行為是人類精神覺醒的狀態，是人類整個心靈動態的表層世界，它透過人類的知覺經驗對外在事物的感知、認識，然後再經過知覺的整理，成為有系統的一個形式呈現出來，這就是意識。所以，意識的經驗是複雜的、是散漫的、是多變的，但它並非是雜亂無章，毫無秩序可循的。它將個人對外在事物的感覺、情感的反應、情緒的變化，以及許許多多可能產生的意象 (Images)，經由知性的整理後所顯示的一種有系統、有組織的形式，這也是構成學派心理學所認定的人類意識的根本原素。所以，又稱為原素主義的心理學，它是源自於英國經驗主義哲學而來的。經驗主義哲學認為「人類的心靈原是一片空白，後來因感官的接觸外界刺激而得種種感覺與觀念，這種觀念復能組成一種統一的意識。」而這種統一的意識之產生，最初由愛爾蘭哲學家柏克里 (

George Berkeley 1685-1753) 以靈魂的假定來加以說明。他認為人類的存在是因為意識到個體的存在，而靈魂是那種意識存在的行為。後來，蘇格蘭哲學家休姆 (David Hume 1711-1776) 認為靈魂是找不着證據的，遂放棄靈魂之說，專找尋主觀的經驗的銜接和混合的法則。休姆這種主觀經驗的銜接法導引出赫斯特里 (David Hasleby) 的聯想心理學系統學說。這種聯想心理學系統學說對未來的文學創作和文藝批評都有極大的影響。譬如英國文學批評家溫齊斯特 (C. T. Winchester) 的「文學批評之原理」(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中所論及的文學中的想像、聯想，都與赫斯特里所認定的聯想心理系統有極密切的關聯。溫齊斯特認為想像是激醒情緒的最主要條件。他說：「沒有想像就沒有激醒情緒的機會；結果文學作品不能達到最佳的地步。」

而潛意識的心理世界，是近代心理學上最大的發現，它不僅使人類心理學創下了嶄新的里程，且影響到文學、哲學、醫學，以及社會心理學等等。尤其對精神病人的治療有了重大的幫助。而所謂潛意識心理，根據精神分析學家的意見，認為是指人類在入睡、或失神、或瘋狂狀態時所顯示的精神狀態，所以，它是在知覺的水平下面的狀態，如白日夢等行為，都是潛意識心理的活動。換句話說，潛意識的心理世界，是人類未察覺的意識行為，它是未知的。

當我們瞭解了人類的意識與潛意識的心理世界時，我們亦就可以推論到人類內在精神世界的源頭與目的，更由此而獲得人類的內在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觀念。我們先假定人活着是沒有意義的，或者說生命的本身是沒有意義的，那麼緊跟着我們一定要追問除生命的本身以外什麼是有意義

的呢？或者說除了人以外什麼是有意義的呢？如果要肯定或者說判斷人沒有意義，首先必須否定下判斷者本身沒有意義。因為下判斷者本身是人，不是人以外的東西，同理我們要肯定人本身沒有意義，無疑的要先肯定人以外的事物有意義。但是，人以外的事物具有意義必須由人去判斷、去肯定。因此，人必須先肯定自己本身有意義，才能去判斷本身以外的事物有意義。當一個人肯定他本身的生命有意義，無疑的也就肯定了人生是有意義的。

那麼，從人生是有意義的這一論題上繼續往前推論，我們很快的就會發現人生到底有什麼意義，或者如何才有人生的意義等諸多問題。有人曾經運用「形式的演證」、「具體的演證」，和「先驗的演證」三個步驟來推論以上的問題。而我個人認為人生的意義，必須從人性的基礎，或者說人性的尊嚴和個人對個人、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對人類的共同責任上去肯定。如果一個人對他自己本身沒有責任感，他就喪失一切作為人的尊嚴。人一旦失去了自尊，那麼就百事可為，他必然在行為上將危害到別人，甚至一個社會、國家，以至全人類。

而人性的尊嚴是建築在完美的人格上，人格之塑造又有賴於個人的涵養教化上。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這四種心性正是人性的本能，也是塑造完美人格的規範。莊子在論及人生境界時亦說：「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這裏闡明了真人、至人、神人，以及聖人等理想人物之特性。我們不能成為聖人，但必須作為一個至人，我們要能真正成為自己，成為「一個和他自己，與他自己的神靈，生活得和諧的人，

也和宇宙生活得和諧；因為宇宙秩序和個人秩序不過是同一個根源的原理的不同表現和不同闡發而已。」（見卡西勒 Ernst Cassirer 著「論人」第七頁。劉述先譯）

生活的目的是求得個人與個人，或個人與社會，或個人與人類的諧和；而生命的意義是尋求個人與宇宙的諧和，也就是我們常常聽到的，要自己生活得心安理得，這種心安理得，就是個人生命與世間萬事萬物求得諧和。同時也是在求得自己內心的諧和，以及內在與外在的諧和。生命也唯有在諧和中才能有所創造，而矛盾衝突只有形成破壞與毀滅。

生命在不斷的創造中求得和諧，在諧和中創造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生命的存在是在連續的創造中獲得意義，所以，人性的存在是在永恆的、不斷的奮鬥歷程中。有形的肉體的生命是短暫的、是有限的，它受制於時空的侷限，唯有無形的精神的生命，是永恆的、是無限的，它永遠不會被時空所困、所擊敗。卡西勒重視生命的「詮釋」的意義，他認為個人的生命只有在不斷的獲得詮釋、再詮釋，始能有意義。他所謂的詮釋再詮釋，就是不斷的開創新的生命的歷程，在創造再創造中獲得新的意義與價值。

在哲學上有兩個術語，也是被現代文學批評家普遍運用的術語，就是內涵力 (Intensional) 與外延力 (Extensional) 亦有人翻譯成外在張力，而內涵力亦有人翻成內在張力，或生命的內容等意義。在我們的生命歷程中，不斷的創造新的意義與價值，同時也在不斷地向外投注，形成一些外在的成就，而這種向外投注的生命力，就是生命的外延意義。我曾在「現代詩的欣賞」一書中闡釋過詩的外延與內涵，我說：「一個人，他的本身意義是外延的，而一個人同時也具有他

獨立的人格、品德、學識和修養。而這些人格、品德、學識、修養……我們就可以稱為內涵的。」「而這種內涵與外延的意義也同時是構成一個人的完整意義，一個人只有內涵而沒有外延，他的生命是短暫的、是渺小的，唯有將豐富的內涵生命，不斷地向外投注，向外擴張，才能產生偉大的、永恆的生命。譬如一個藝術家，如果不能將他的思想、情感投注在畫布上，他頂多不過是一個畫匠而已。一個作家，如果不能將他的思想和情感投注在創作上，他最多亦不過是一名次要的文匠而已。同樣的，一個人只有外延而沒有內涵，他的生命是機械的，是空洞的。誠如英國詩人 T·S·艾略特在「空洞的人」(The Hollow Men) 一詩中所描寫的——

沒有形狀的形式，沒有色澤的光影；

僵死的靜止力量，沒有動作的姿態。

現代人最大的危機，就是會變成機械的奴隸，變成沒有思想，沒有情感的完全投注於外在的事物的形式上，變成完全喪失自我的僵死的機械人，終身為外物所役使，而不能役使外物。

蘇格拉底強調人生的真正價值是存在於自我檢束與細察的生活裏。他說：「一個未經檢束的生活，是不值得生活下去的。」他所謂檢束的生活，是理性的生活，也是一種自我負責的生活，這一個道德主體，就是負責任的存在。作為一個人，不僅要對自己負責，同時也要對社會、國家，甚至全人類負責。因為個體的存在是存在於羣體之中，而個人的榮辱，正是他自己所居於其中的羣體之榮辱。

這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也是一個開放的人生，在高度物質文明所壟斷之下，人心已逐漸為物

• 任責與嚴尊的性人 •

慾所麻醉，而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亦逐漸隨着物慾橫流而墮落下去，這是人類的最大危機。我們要如何在這種危機中喚醒人性的尊嚴與責任，拯救起日漸湮沒的人類的靈性，是當前最迫切的工作。也是這一代知識份子必須勇於奔赴的戰場。

知識分子與社會責任

從史記和尚書來看我國的文化發展，我國遠在五千多年前即已呈現出輝煌的文化模式（Culture Pattern），而且這個文化模式正是中國文化的主要特質——農業經濟、家族主義、祖先崇拜，以及人倫的關係種種。

在殷商時代，我國的文化結構和社會形態，尚操持在巫術與迷信的錯綜複雜的結構中，人們對於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寄於懷疑、神秘的態度。而對於這種種神奇的變化，爲了求得心靈的平衡與諧和，只有用祭祀與祈禱來求得慰藉。於是，占卜、巫術相繼出現，且有專門人才來擔任這些工作。禮記表記篇中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從這裏我們亦可以揣摩出當時人們的心理意識，是對天地間萬事萬物的神奇變化，具有相當的恐懼意識。所以，才不得不求助於巫師卜筮，而這些人也就無形中成爲那個社會形態中的精神支柱，成爲那個社會裏的精神文化的權威。他不僅掌握着人們的命運，而且也掌管了那個社會的教化作用。這可以說是我國有文化歷史以來的最早的知識分子，他的職責是溝通人與鬼、人與神，甚至於神與鬼、神與神，或者鬼與鬼之間的種種神奇事物，而他的權力遠超過帝王之上。

。後來，人類的知識漸開，社會形態亦有了極大的變化，神權思想逐漸式微，帝王的權力擴張，使巫婆術士漸漸變為帝王的附庸，在政治上就產生不了什麼作用，只有在祭祀祈禱的種種儀式中充任一個角色。

到了周朝，無論政治、經濟都有了較為完整的形態，而神鬼的觀念已逐漸自人們的心目中淡忘，但仍然還有統懾人心的力量，誠如詩大序中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頌是指周頌，也是詩經中最古的一部份，從這裏可以看到，周頌仍然含有濃厚的宗教意味。以詩經三百篇來看，更可以窺見我國古代的社會形態的變遷，知識分子是掌握了極大的權力。從神權思想的式微到人性的覺醒，是知識分子從抽象的架空的懼鬼尊神的心理世界走進了自己的社會的現實世界。這時的文學作品，已經不是僅僅為祭祀祈禱之用，而是在替人們自己說話。譬如大雅瞻卬篇就是諷刺幽王過份寵愛褒姒致亂的詩。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這是指責幽王重色而誤國的詩，認為國家淪於這種地步，完全是由於褒姒的罪惡，而褒姒的